

# 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始末

■ 马昌法

1960年底至1961年初,为了保障中缅两国勘界工作的正常开展,应缅甸政府请求,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“金三角”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,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。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、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,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,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。

## (一)

1950年1月,国民党政府已经逃往台湾,蒋介石将仍然留置云南的“国军”残部扩编成第八兵团,由汤尧兼任兵团司令。解放军三十八军和十三军官兵在桂滇黔边纵队的配合下,将国民党军大部歼灭,生俘汤尧以下官兵6000余人。此役,部分国民党残军侥幸脱逃,仓皇进入缅甸境内。1950年4月20日,残军在缅甸东北小孟捧村打出了“复兴部队”的旗号,一时间,从云南外逃的散兵、土匪、地主武装纷纷前来投靠,残军很快由1500余人扩充至3000余人,成为老缅泰边境地区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。

残军的迅速壮大,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。1950年9月,蒋介石派原第八军军长李弥来到缅北,纠集残部,组成“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”,配合台湾“反攻大陆”。1951年5月下旬,李弥指挥残军5000余人分两路进犯云南临沧、思茅地区,结果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。此役过后,国民党残军再不敢做反攻大陆的美梦,只一门心思想考虑如何在缅甸站稳脚跟,求得生存。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和台湾方面的援助充实,逃缅残军实力增加到万余人。

国民党残军在缅北长期盘踞,且势力不断壮大,对缅甸政府构成了极大威胁。缅甸政府一面派军队进剿,一面向联合国控诉。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,台湾当局被迫同意把逃到缅北的残部撤往台湾。但心有不甘的台湾当局又派原副总指挥柳元麟返回缅北搜罗旧部,于6月成立“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”。恰逢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,无暇顾及残军。

国民党残军的存在,是缅甸边境上的一个祸根。同时也影响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。1960年缅甸“看守内阁”总理奈温访华时,与中国政府签订了《关于两国边界

问题的协定》,同年10月缅甸总理吴努和总参谋长奈温访华,与周恩来总理签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》。为确保勘界工作进行,并根据缅甸政府的请求,经两国政府协定,双方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这股敌人。

其实,从1957年开始,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,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“金三角”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,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。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,地方部队是不能定夺的,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。

1960年4月末,周恩来结束对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的国事访问,在前往柬埔寨、越南之前,曾在昆明短暂停留。在此期间,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,详细了解了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。

为什么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会引起周恩来如此高度关注?原来就在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,缅甸国会刚刚批准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、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,并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界,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。在

1959年5月4日,毛泽东就曾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文件上作了批示:“应引起警惕,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,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。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“金三角”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。

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八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,是在人民解放军追击打击下,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“金三角”地区的。由于这一地区重峦叠嶂,民居寥落,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覆盖之下,



缅甸军队在此几乎没有设防,这千余败兵便扎下脚跟,得以喘息。缅甸军方发现这支国民党军后,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。但这支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。似乎除了盘踞“金三角”之外,难觅立足之地。于是缅甸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,可绝境求生的国民党残军,竟顶住了万余缅甸正规军的攻击。

此情形传到台湾,蒋介石惊喜异常,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。蒋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,命他赴金三角统率旧部。后经李弥的苦心经

营,该地区国民党残军数量渐渐扩充近2万人,占据了比台湾面积还大的地盘。

作为主权国家的缅甸。难以容忍自己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。1953年春,缅甸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刻钦族士兵,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。对“金三角”地区的国民党残兵发起了新一轮清剿,可作战又一次失利。

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“金三角”站稳,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

片、文件、实物,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,统统搬到了联合国桌面上。世界为之震惊,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干涉缅甸主权的行径。美、蒋迫于国际舆论,决定将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。

1953年11月18日,美机开始运送国民党残军赴台。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。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潜留了下来。两年后,蒋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,企图从云南进犯大陆。蒋委派号称“游击战专家”的国民党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秘密潜入缅

北,搜罗残部,使该地国民党残军再次发展到3000余人。1959年,蒋介石指示柳元麟,命他设法策应云南、西藏等地匪特暴乱,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,以巩固扩充其实力。柳元麟返缅后积极招兵买马并声称:“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,而且要打进云南,以击引爆,以暴致乱。”柳亲自拟定了骚扰云南的“突击计划”。

1960年春,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“特种部队”,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,并培训2000余名作战骨干。

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存在,严重威胁着我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。周恩来、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出访缅甸后,来到云南,听取昆明军区介绍缅甸境内国民党残军情况的。显然,中缅两国都认为国民党军残部的存在是极大的隐患。

## (二)

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。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,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。1955年底,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,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。那天清晨,边境线上大雾弥漫,几步外什么都看不清。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,同缅甸部队相遇,由于弄不清情况,互相开了枪。由此,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。更严重的是,黄果园事件发生后,缅甸《民族报》歪曲事实,攻击中国军队侵入缅甸,并且把两国正在协商中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。与此同时,

美国借黄果园事件大做文章,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“扩张”。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,制造紧张空气,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。

黄果园事件的发生,不得不促使中缅双方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察工作。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,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。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,就中缅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、竖立新界桩和修订、改立旧界桩等事宜,商讨具体细节,确定日程安排。谈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,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谈判首席顾问。缅方由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任首席代表,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任首席顾问。

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,姚仲明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向缅方表示:云南解放之际,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至缅甸,盘踞掸邦地区。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,对缅甸居民为非作歹,还可能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破坏中缅联合勘界。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,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。

缅方代表听了姚仲明这番话,非常受感动,他们认为周恩来把问题看透了,缅甸政府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也深感忧虑。双方一致认为,中缅应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,以绝后患。

为部署中央军委就中缅联合作战的指示,11月初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,与云南军区

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,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,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。协议规定: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,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。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,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,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。

协议签订后,昆明军区立即制定警卫作战方案,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,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。虽说此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,但毕竟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境缅甸与缅甸军队协同作战,而且是从未经历过以突击队方式进行的山地丛林作战。为做到万无一失,中央军委与总参领导多次交换意见,总参作战部还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指示及几位老师的意见,及时传达给坐镇昆明指挥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。

中国军队出境作战,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?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惊恐与不安?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?会不会给国际上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?毛泽东、周恩来对此次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十分关注。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,强调将冲击强度压低,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,发给突击队。毛泽东的话,分量相当重:“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!”同时,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:“断退路,先围而后歼。”

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,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部

设在孟瓦、阵马、孟育、踏板卖的据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,并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、师级军官的名单。

### (三)

按预定的作战方案,战斗应在11月22日打响。然而20日,总参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,通知王尚荣,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泽东、周恩来在看到最新材料后所产生的一些担忧:毛泽东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,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,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。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的丁荣昌商议。在适当的场合,以妥善的方式,把中方的关注与担忧转告缅方。

21日晚21点30分,我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。据侦察,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、师级军官,有5名在红线附近,而周恩来“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”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,却不在红线区域内。坐镇昆明前线指挥部的秦基伟发出新的命令:“战斗打响后,如敌逃跑,命令部队,马不停蹄,跟踪追击!”

按预定计划。战斗应在22日凌晨6点30分打响,然而,这次对中国军队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,却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。扑击的16个据点,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,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。由于中国军队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,16个扑击点,只有两个扑空。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,战绩最佳,全歼守敌。国民党残军第一军



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;5点40分打响的曼俄乃。虽然据点扑空,但在追击中,击毙了残军四军五师师长李泰。但我军伤亡也较大。

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。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,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。由于中央军委只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规定得很死,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。秦基伟得到战报后,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,巩固战果;同时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,同意参战部队越过红线追击敌四军主力,但中央军委的决定依然如故,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。

直到1961年新春,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“湄公河战役”。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,沿湄公河以西,由西南向东北推进。柳元麟采取以“引蛇出洞,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”的策略,瓦解缅军的攻势。柳部先佯装节节败退,来迷惑缅军,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。

1961年1月2日至9日,周恩来、陈毅、罗瑞卿等率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,听到的还是缅方捷报频传,可没过几天,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,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。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,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。

此时,周恩来、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,只有陈毅副总理还在缅甸继续访问,缅方向陈毅提出: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,南下百余公里,协助缅军作战。19日,缅方得到周恩来来自北京的回复: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。与此同时,中央军委商讨入缅作

战中存在的问题。军委副主席贺龙、聂荣臻认为: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,兵力分散。从整体上看,参战部队过于单薄。

问题是在短期内,缅方要求中方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,是相当困难的。再加上1961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,以及经济困难的重重困厄之中,难以满足缅方的请求。

然而,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。1月21日下午,缅军方代表飞抵中国军队前线指挥部,请求中国军队越过红线,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、江拉重要据点。歼灭国民党残军第三军与第五军主力,以解救王南昆、芒林的被困缅军。

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,总参随即就缅方的请求进行商议。总参谋长罗瑞卿说:“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。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,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。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。我以为要去就快去,送人情要早送。如果缅方吃大亏,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,就会对我方有意见。在国际上,缅方不怕。我们怕什么?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。”

就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,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打电话向昆明军区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: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。敌约4000人,我们使用8个营、2个便衣队。梦百了2个营2个便衣队,梦百了以西2个营,索永2个营,重点梦百了。

22日下午,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,解救缅军的计划。总参同时通知昆明军区:梦百了以西2个营不去了,以免口张得过大,争取25日打响。总参再次强

调了作战纪律: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定的范围实施;力求不伤害居民;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;枪、炮弹不能过湄公河,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,靠岸的确系国民党残军的可以打。

自2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,不如第一次顺利。因为中国军队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,容易迷失方位,原始森林阻碍了参战部队的奔袭速度,而国民党残军则正相反。经受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国民党残军,在逃出红线时,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就逃,在逃跑中抵抗,以抵抗掩护逃脱的策略。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,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,以保存实力。因此,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,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网,仓促渡过湄公河,向老挝境内逃窜。柳元麟的总部,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。

人民解放军前后两次出国作战,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、活捉副师长1名、共歼敌740人的战绩,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10多年的巢穴,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、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
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中国军队此次跨国界军事行动。周恩来听取了有关作战情况的汇报,并亲自主持中央军委对此次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会。1960—1961年的中缅联合军事行动,是中国军队所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突击战。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顺利进行,为稳定和平安宁的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,更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笔。